第二回　以妻易妻暗中交易　矢節失節死後重逢

蝴蝶雙飛鴛並宿，護水穿花，美滿芳情足。舞絮遊絲雖滿屋，勸君須把春心束。大稚綠嬌，紅香簇簇，柳亂花歌，繚繞空交遂。莫道天公多反復，沾茵墮園因相續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這首詞，單道天下才子佳人，得相配偶，再不可又生外心。自古佳人與才子，誰不願各得所配，情同魚水，氣洽椒蘭。然古今偏有多少缺陷的事。那些自負為佳人的，他自己既有絕世的風姿，心上無不想與絕世才人為匹，於是即嫁了個平常的丈夫，他還道配非其偶。可奈天公作怪，偏苦苦要將極愚極蠢的發付他，不但不曉的嘲風弄月，抑且全不解惜玉憐香。於是守分的，祇好學吟斷腸集的朱淑真。那不守分的，便未免要做不守寡的卓文君了。雖然，這還是婦人易於自守。至若男子漢，自負為才子的，他自己恃了些才貌，又那個不想配絕世的佳人？更笑天公作怪，又苦苦偏要將粗俗至醜陋的，奉與他，為良家至寶。所以諸葛孔明之婦，面如鍋底，然天下如孔明這樣安分的，能有幾人？故古今才子，未免問柳尋花，偷香竊玉。這也怪他不得。若是三生有幸，有才的男子，竟得了絕世的佳人，成其夫婦，這豈不是人生極難得的事。故荀奉倩得配了個公主，他一生恩愛，為妻子有了熱病，不難解衣凍體，以熨其熱，至死後，不言而神傷。自歎曰：「佳人難再得。」是終身不再娶而亡。所以才子得遇佳人，真可死心塌地，雖有毛嬙、西施在側，總之非我所好了。

不道人情難料，事有不然。偏又有一等得了美人為妻，又要去惹閑花、沾野草的。天公知道，豈不惡其淫心無厭，於是即以其人之淫，還報其人之身，使聞之者，略加警悟。在下得諸傳聞，頗覺新異，聊述與看官醒一醒睡。

話說清朝初年，福建州府地方，有一鄉紳，姓趙名虞，字舜生，年方二十一歲，即連科中了進士。面龐生得清秀無比，又且飽學多才，娶了個陰貢生的女兒為妻。那妻子陰氏，名喚麗貞，年紀少舜生兩歲，真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性格極其聰明，體態極其柔媚。少而挑花捺繡，大而作賦吟詩，件件俱精，般般皆妙。自從嫁了趙生，身雖兩人，性合一付，你唱曲，我便吹簫；我吟詩，你便作賦。嘲風弄月，朝歌暮弦，恩愛異常。外邊人羨慕他，因編四句口號道：

佳人配了佳人，才子嫁了才子。

天成一對夫妻，不數弄玉蕭史。

卻說趙舜生既為美人才子，又得娶了個麗貞的才子夫人，亦可謂志足意滿，終身再不思量漁色了。孰知那趙舜生，心偏不足，他性最愛的是偷情。麗貞身邊有幾個丫鬟，雖則串眉，終礙著麗貞不酸之酸，所以不能暢其所欲。心上想外邊結識幾個婦人。又虧中了進士，恐礙官箴，所以在那家人婦人面上，未免著意起來。這個毛病犯著，隨你貞潔的僕婦，再沒一個脫白了。

一日，正閑坐在書房裏。祇見一個貫走熟的媒婆，名喚鮑一娘，走進書房，對著趙舜生叩個頭，道：「聞得老爺近日要尋對家人，書房裏用。小婦人尋得一個絕妙的在此。年紀不上二十三四歲，男的又老實小心，女的又溫柔勤儉，原是南直崑山縣人，因兵亂逃到這裏來的。如今無所倚仗，故思想投靠人家，其實是好人家女兒。」舜生道：「喚他進來看看。」鮑一娘即便出去，喚那兩個人到書房裏。那夫妻兩人見了舜生，雙雙叩個頭起來，立在一邊。舜生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，叫甚麼名字，那裏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崑山人，喚名孫仁，妻子韓氏。小人從幼識得幾個字，妻子女工也會幾件的。祇因世亂，無處生理，所以出來的。」舜生仔細一看，祇見韓氏生得脣紅齒白，一雙俏眼，兩道彎眉，不覺著魂起來。對鮑一娘道：「女人你領進去見了奶奶，著他住兩日，揀一吉日成文契罷。孫仁，你住在書房裏伺候，有事差你。」於是鮑一娘領韓氏到裏邊去，見了奶奶。

卻說陰夫人身邊，有兩個貼身服侍的丫鬟，一個名喚芳蘭，一個名喚金菊。那兩個俱與趙舜生有一手兒的。當日韓氏見了奶奶叩個頭，陰夫人對鮑一娘道：「是新來的，見過老爺了麼？」鮑一娘道：「是老爺收用，著老身領他來見奶奶。」陰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芳蘭你同去喫了飯，晚間權與你宿。俟做了文契，去他個房頭兒住。」鮑一娘見奶奶吩咐定當，告別去了。

韓氏同芳蘭喫完了飯，就在房中服役。其時乃七月天氣，到了晚間，服侍奶奶，在後軒茉莉花邊洗了浴，出來到臥房中梳晚妝。韓氏將沙兜扇兒打扇。正在那裏打扇，祇見趙舜生踱進來，見了韓氏問道：「芳蘭怎麼不打扇？」奶奶道：「芳蘭洗浴去了。」舜生又與夫人說了兩句閑話，遂悄悄踅身到茉莉花邊，祇見芳蘭對著壁兒，赤條條在那裏洗浴。舜生隔著花盤，伸過手去把他屁股一摸，那芳蘭呀的一聲，罵道：「金菊小淫婦，那個與你耍子。」口裏罵，回轉頭來一看，乃是家主公。舜生低聲笑道：「不要罵我，有句話兒問你：那新來的，今夜與你同睡麼？若同你睡，要你幫襯一幫襯。」芳蘭道：「老爺吩咐，我曉得。祇是你快去，有人來了。」舜生聽了，一閃出去了。

芳蘭浴完，即叫金菊姐：「你去替新來的孫阿嬸來洗浴。」於是韓氏走來也洗了浴，隨著芳蘭喫了夜飯，在月下乘涼。原來是日應該金菊，並一班家人婦女，上班服侍家主公、家主婆喫夜膳。故此芳蘭甚是空閑，因與韓氏乘涼，說些風涼話耍子。芳蘭話間取笑道：「孫阿嬸，你今夜要與我做夫妻了。」韓氏笑起來道：「你還是黃花女兒，我自然是你的丈夫」芳蘭笑道：「你討我便宜，我今夜偏要騎在你身上。」韓氏笑道：「任你來騎，不怕你。」

兩個取笑了一回。芳蘭道：「我們去睡罷，明日是我上班，要早起的，祇可惜這樣好月色。」韓氏道：「兩回在外奔走，我也倦得緊，眼兒漸漸做瞌，要去睡了。」於是兩人同到廂房裏，上床。韓氏脫了衫兒和小衣，睡著。芳蘭道：「孫阿嬸，天色熱，小衣沾著身子，汗漬漬不好，還是脫了爽利些。你怕月光照著，將單被兒掩掩就是。」韓氏聽了果然脫去。又說了幾句閑話，竟鼾鼾的睡去了。

芳蘭見他睡著，即輕輕跳起身子來，坐在淨桶上小便。祇見窗外有手把他一招，他就意會了，即便走出來。卻是趙舜生走來，攜了他手道：「新來的可曾睡著麼？」芳蘭道：「睡著了。小衣已被我說他脫下，如今你自去，悄悄行事。」舜生道：「他若喊起來，你須急急掩住他的口，我明日賞你。」芳蘭道：「曉得。」於是舜生赤條條，輕輕走到床邊一張，月光正照著帳子裏雪白半截身子，兩隻小腳兒彎著，直挺挺的打鼾。舜生不覺慾火如焚，揭起帳兒，輕輕跨上床，將被兒悄悄揭去。先將睡津濕了龜頭，月下看，正如火齊半吐的那話兒，將身覆上，一聳禿聲進了寸許。韓氏睡夢中，直跳起來，已被舜生緊緊壓住，動也動不得，祇得任他[illegible]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人？」三字未完，被芳蘭走來，雙手掩著嘴兒，低低附耳道：「是老爺，不要作聲。」舜生口裏道：「我愛你，你順了我，我多與你銀子買果兒喫，做衣服與你穿，孫仁我另眼看顧。」他口裏說，下面祇顧抽。那韓氏身子小弱，掙又掙不起，喊又喊不響，祇管荷荷將身扭著。舜生抽了一回。韓氏是久曠之後，又兼舜生是偷婦人的慣家，不覺酥麻幾次，祇得扳開芳蘭手道：「我已順從了，放鬆一鬆，待我透口氣。」舜生見他面上已熱烘烘，下邊淫水直注，方纔放鬆他。祇見兩腳緊勾，舜生雙手緊抱，偎臉送舌，這一番雲雨，真個說不盡分外幽香。幹事纔完，韓氏忽然垂淚道：「我被老爺蠻做，污了身子，明日羞答答，如何去見奶奶？」舜生道：「是我先說通了，奶奶愛我，容我如此，再不妨的。」於是起身，即忙閃到自己房裏，將一錠銀子，遞與韓氏道：「與你買東西喫，後日還要照顧你。」說罷去了。芳蘭又道：「我們老爺極好的，到我房裏一次，一定有銀子賞我的。我不瞞你說，如今枕兒邊還藏著七錠在這裏。」韓氏無言，祇得拿了銀子，同芳蘭睡了。心上暗轉道：「不已意逃難出來，投靠人家，思想夫妻一處，誰道做出這樣醜事來。如今這裏決然難住。思量起來，通是芳蘭那小淫婦做路害我。如今，不若再偷了芳蘭枕邊的銀子，做了盤纏，原同丈夫回鄉，去過日子的好。」算計已定，睡到天明。清晨起身，芳蘭上班，服侍奶奶去了。韓氏悄然向枕邊偷了他兩個錠兒，藏在身邊。

卻說陰夫人起身，叫芳蘭：「你去把麵湯來，問新來的，可會梳頭麼？」韓氏忙應道：「曉得的。」於是與夫人梳頭。趙舜生在床上跳起身來道：「好熱，好熱。」見了韓氏，即看著陰氏道：「奶奶頭兒竟梳得好，祇是新來的身上衫兒腌臢，要他近身服侍奶奶，有汗衫與他一件換換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有件綢葛布的半新衫，金菊拿來與他。」於是韓氏接金菊的來穿了。

舜生洗臉抹了身上，便往書房裏去。韓氏服侍奶奶喫早粥。早粥過，韓氏稟奶奶道：「小婦女寓所，有兩件舊家什，前日來了，無人看管，今日要同丈夫去看看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家老爺收用你們的了，今日去，可即搬了來，明日成文契。」韓氏道：「曉得。」便走到書房裏，同孫仁去見趙舜生。舜生道：「待孫仁去，你不消去罷。」韓氏道：「有幾件衣服我自要去拿的。」舜生道：「拿了就來。」兩個別過了。

出門在路上，韓氏對丈夫道：「我決不去靠人家的。我與你如今原到家裏去，別尋生理過活。」孫仁道：「怎麼這等說，趙家待我盡好。你我兩口到家，靠甚過日子？這等人家，求之不得的。你到說出呆話來，我若依你家去，盤纏那裏來？」韓氏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包你有盤纏。且到寓所，急急收拾停當，對你說。」於是兩人到了寓，開了門，祇見韓氏在腰間摸出三錠銀子來，對孫仁道：「六七兩銀子，盡夠去了。」孫仁喫驚道：「你那裏來的？」韓氏不說被趙舜生強污之事，祇說與芳蘭同睡，在他枕兒邊拿的。我算來路上盤費，祇消三四兩，剩的還可做個豆腐本錢，去開豆腐店。這原是我處本行，盡可度日，強是在人家叫別人老爺、奶奶。」孫仁道：「我也出於無奈，今既有了銀子，事不宜遲，必須連夜去便好。」隨即喚一隻小船，說過三兩銀子，包送到崑山。兩個下了船，竟望崑山去了。正是：

鯉魚脫卻金勾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卻說趙舜生，是晚不見韓氏夫婦回來。他還道少年夫婦，在寓所過了夜，明日自然來的。到了明日午間，還不見來，心上有些疑惑。因喚家人趙祥吩咐道：「你去對鮑一娘說，已約定今日成文，怎麼昨日孫仁夫婦兩個，倒去了不見來？」趙祥領命，到鮑一娘家，同去尋孫仁夫婦。及走到寓所，祇見門兒鎖著，鄉鄰道：「昨晚已搬去了。」連鮑一娘也不解其故。趙祥祇得回來，一路走，走過福州府前。見街上人，男男女女，紛紛奔竄。也有挑了行李的，也有抱了兒女的，各有驚惶之狀。趙祥問道：「為甚你們如此？」其中有一個人應道：「你還不見府場上的牌麼？」一頭說，一頭飛也跑去。趙祥心上喫驚，忙走到府場上，祇見豎著一大扇硬牌，粘告示一紙。上寫道：

征南大將軍示：照得國之廢興，自有歷數。本將軍提兵躬討，所下州縣，士女有壺漿之迎，人民慰雲霓之望。故示爾福州府軍民人等知悉，大兵到處，雞犬無驚，爾等居民，照常藝業，毋得惶懼。特示。

卻說趙祥見了告示，心上著了忙，飛也似回來，報與家主。誰知走到門首，自己家裏也在那裏收拾逃難。趙祥問道：「老爺在那裏？」他的老婆道：「老爺府中太爺請去，議守城了。你還不快來同我收拾，為避難之計，卻慢騰騰地閑講。」趙祥見說，祇得到自己房裏收拾。

剛剛收拾得兩個包囊，隨那趙舜生去的家人回來嚷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兵已進城，老爺與太爺俱綁去了。」祇這一句，嚇得陰氏奶奶酥了半邊。於是思量無計，慌忙脫了高底弓鞋，拆開了，將底板挖空，把些碎金子和粗珠子塞滿在內，依舊縫好道：「惟此可以為難中救急之資。」於是將來看了，叫芳蘭道：「你也與我將些銀子，做個小褡縛兒縛在腰裏。」方纔縛得完，祇見家中寂然，不見個影兒，急叫芳蘭道：「你跟我到前廳看看，難道許多家人，通不問我去了。」

兩個剛剛走到前廳來，忽見四五個兵丁，提著雪亮的刀，趕進來。見了陰氏，一個劈頭一刀砍來。芳蘭見砍家主婆，往後一跑，跑出後門逃了。誰知這一刀砍來，陰氏眼快，向庭柱後呀的一交跌去，有一丈多路。這刀卻剛剛砍著了庭柱，有二三寸深，拔也拔不出。陰氏雖則躲過了一刀，心頭又跳，兩腿又抖起來。料逃不脫，跪在地上，祇顧拜，祇顧哭，口裏道：「將軍饒命。」那兵丁見砍不著，心裏遂轉道：「這婦人是不該死的了。」

卻把陰氏仔細一看，卻見他姿容絕世，態度幽閑。聲如鶯囀喬林，身似風吹弱柳，便道：「我不殺你，你隨我去做我的渾家罷。」陰氏聽說，大哭起來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如殺了我罷。」那兵丁原是個總兵官，他也不睬，竟對兩個兵丁道：「與我好好扶他上馬去。」兩個兵丁不由分說，將陰氏抱上馬，一鞭竟到營裏。陰氏下了馬，想要尋死，又無空隙，垂淚心上轉道：「既不能死，畢竟免得他玷污便好。」左思右想，心生一計道：「有了，且待他來，相機行事。」真個：

雖然不算□□□裏陳平，也應賽過□□女中諸葛。

卻說那總兵官，又搶了個婦人，一哄回營。他到了營，整頓些酒飯喫，也叫陰氏道：「你也喫些。」陰氏道：「我有病，喫不得。」總兵官道：「你有甚麼病？」陰氏道：「我患暗疾。」總兵官道：「甚麼暗疾？」陰氏道：「其實我有沙淋血敗病，因方纔嚇了，如今正發，一些也動彈不得。」總兵官聽了，笑笑道：「也罷。」對兵丁道：「煮些粥兒與他喫。」

是夜入靜了，總兵官來求歡，陰氏歎道：「日裏對你說有病了，你既不殺我，又何苦害我？你既要我作渾家，俟病好，擇吉成親，方是正理。若苟且要我相從，不如殺了我，這事斷然成不得的。況你何取苟合之人為妻子？」那總兵官是正性的人，一片話說得歡喜起來，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我如今不強你了，且等病好了，再處。」於是去把其餘的婦人，行其一樂，再不與陰氏纏了。

自此之後，陰氏詐病過日子，密圖脫身之策。不道福州已定，不及月餘。大將軍忽發令箭，撤兵凱旋。那總兵官匆匆收拾起行。陰氏聽了，老大一驚道：「我正圖本地脫身，不想要去起來，如今怎麼處？」祇得痛哭隨行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在路曉行夜宿，受了憂愁跋涉，不道真病起來。方行到蘇州，祇聽得江南巡撫來接，即稟大將軍道：「海中近日巨寇猖獗，據崇明縣為巢穴，敢借大兵一剿。」大將軍見說，即時差總兵，提兵往剿。令箭一出，刻不留行。那總兵官祇得隨船隨馬，行到崑山地方，心上道：「此去海中不多路了，我將家眷行李，安頓在寺觀中，單身前去。剿平了，帶他們回去未遲。」於是將陰氏與婦人暫寓觀音寺裏，然後領兵下海。

誰知海上打聽得大兵來，即便揚帆別處去了。那總兵官到崇明縣裏，已被海寇弄得人民逃散，子母分離。他見十室九空，不勝歎息。因走一處，祇見路旁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淒楚啼哭。見了總兵官來便跑，卻被他向前一把捉住。一眼看去，卻是生得齊整。他就轉個念頭，道：「我要將福州婦人為妻，奈他千難萬阻，病又不痊。不如這個又生得好，又是閨女，我竟將他成親去，丟了福州的，有何不可。」算計已定，即問那女子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為何坐在這裏？」那女子哭道：「我父親姓王，是個秀才。因海上搶掠，將父親殺死。我同母親逃難，不道出城，被人擠散了，我又腳痛，走不動，所以坐在這裏。」那總賓官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權住在我營裏，我著人找尋你母親來與你如何？你母親可知是在崇明縣裏，諒不到別處去的。」那女子祇是哭，不則聲。

於是竟將此女到營中，差兵丁四下尋訪。果然尋了一日。到第二日，一個兵丁見一老嫗在海邊哭道：「我的兒呀！父親又死，你又不知那裏去了。我命恁苦，不如跳在海中，到也乾淨，祇是我怎放得你下。我的兒嗄！」放聲哭個不了。那兵丁往前扯住道：「老人家，你為甚哭？」老嫗道：「其實我有一十七歲女兒走散了，尋不見，意欲跳下海去。」兵丁道：「我們拾得一個十六七歲女子，也說不見了母親，你可隨我去認一認看。」

老嫗聽說了，隨著兵丁就走。誰知事有湊巧，老嫗一到營中，那女子聽得是母親聲音，便急跑出來見了。抱頭大哭。哭完，女子道：「為何一時不見了你，如今虧都督爺差人尋著了你，你我該叩個頭兒謝他。」那總兵官見說，笑道：「不消謝，但我有句話與你們商議。我尚未娶，你女兒又大了，我要他做奶奶。你老人家丈夫又死了，料無人養膳，你把我做女婿，我將你做岳母，養老在身邊，你女兒又有親人在一處，可不好麼？」那老嫗無可奈何，思量家破人亡，祇得道：「既蒙將軍救了我們，如今但憑將軍罷了。」於是那總兵官領了他母子到崑山來。

卻說陰氏在寺中詐病，準日蓬了頭髮，將荷葉湯洗了臉，黃瘦得不像樣。總兵官既得了處女，又有眾婦女取樂，要陰氏的念頭，頓然冷淡了。他一面報捷，一面收拾回京，竟將陰氏拋在觀音寺裏去了。臨去時，方對陰氏道：「我已不要你，隨你怎麼回去罷。」於是陰氏住在寺中空屋裏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雖脫了他的玷污，祇是單身女子，怎麼得回鄉。」左思右想，漸漸切己的一日三餐，不能應用起來。

那些眾和尚見兵丁已去，巴不得將房屋行掃乾淨，見拋一女人在內，心上又焦躁起來。因商量道：「怎麼叫他出去便好。」內中一個老和尚道：「待我叫他出去。」走來對陰氏道：「娘子，你那裏人？」陰氏道：「我是福州人。因破城擄了我來，不想害病，拋我在此。我要回鄉，怎奈孤身難去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娘子差了。這裏到福州，有二三千里路，一個女人如何去得？祇是在寺裏住甚不便，況且日逐用度那裏來？須要算個常便方好。」陰氏聽了，不覺兩淚撲簌簌流下來。老和尚道：「據小僧愚見，祇有一策，祇是我出家人，不好說得。」陰氏道：「我是難中人，你但說何妨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除非權且嫁了個人，目下可以度日，以後又好圖回鄉。不然，衣食不周起來，可不枉送了命。」

陰氏無計可施，見他如此說，肚裏轉道：「千辛萬苦得脫到今日，若竟死了，那個得知，連兩根骨頭也無人收拾了。不如權且嫁人，嫁時節相機行事，謀個回鄉的計策。」即答應和尚道：「如此也罷，祇是急切裏，那個要我。」老和尚得了陰氏的口風，道：「且再處。」走去對眾和尚商量。祇見內中一個和尚叫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這個人絕對即時可以遣得這婦人出去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是誰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寺門前孫豆腐，他死了妻子，已有半年。說與他，包你就成。」老和尚笑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待我去與他商議。」

於是走出寺門首，見孫豆腐正在那裏洗豆腐缸，老和尚將手一招道：「老孫來，有一樁好事作成你。」孫豆腐忙走來道：「師父，有甚作成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我有一頭親事，一錢不用，絕妙的與你作伐。」孫豆腐笑起來，道：「好是好的，祇是手中之鈔，一日做得四五升豆腐尚賣不完，思想要成親事，可不是蝦蟆在陰溝裏，想天鵝肉喫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這婦人是兵丁搶來的，不要了拋棄在此，又沒人要你主婚錢，又不要樂人、花轎，走了來就是，包你半文不費，祇要喫口白飯，在你身上也是容易的。」孫豆腐聽了，不開口。老和尚道：「待我對婦人說說看，或者姻緣也未可知。」

老和尚竟來對陰氏說：「寺門首有個做豆腐的老孫，年紀不上二十五六，為人也伶俐，會做生意，可肯嫁他麼？」陰氏道：「我也是好人家兒女，落難在此，怎好嫁他。雖如此說，煩師父問他，祇要認得福州這條路，若扶持得我去，包你有老大好處。」和尚又去說，孫豆腐道：「若說福州這條路，我卻爛熟，祇是有甚好處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既如此，不要管，娶了他，還你好。即於是夜老和尚送陰氏到孫豆腐家來，那孫豆腐請尊和合紙，買斤肉，煮塊豆腐，欲留老和尚。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不擾你。」進寺門去了。

那孫豆腐接了幾家鄉鄰，喫了一回酒，各散訖。看那陰氏身也不動，孫豆腐道：「你既嫁我，也要幫我牽牽豆腐便好。我看你嬌嬌的，不是這種人如何好。我且問你，你是那等出身？」陰氏道：「你問我出身怎麼？我其實是個奶奶出身，無奈被兵搶來，強要姦我，我誓死不從，所以撇我在此。我今不是嫁你，要央你領我回去，我重重將百金謝你，所以允了。」那孫豆腐聽說是奶奶，巴不得嘗一嘗奶奶的滋味，便道：「我討你做妻子，幫做人家，你說央我送歸謝我，這是虛帳。你既是奶奶，我也不敢要你為妻，但是今夜權與我睡一睡，明日尋個機會，送你回去，如何？」

卻說陰氏自想道：「我今不合嫁了他，若不與他些甜頭，他用強也是正理，又不見好了。」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祇得道：「既如此，你身子骯臢，燒鍋湯來洗個浴，與你睡。」陰氏自己在營中，和衣睡了多時，也思洗一洗澡了。於是燒起湯來。孫豆腐自己浴了，又換湯喚陰氏來浴。陰氏祇是脫了內衣去浴，孫豆腐見了他肌膚，玉也似一般白的。慾火難禁，卸下衣裳，不由分說，竟用強將陰氏掀倒在浴盆內，大暢其懷。陰氏祇得逆來順受。

浴完起來，陰氏道：「我順了你，你務要送我回去的呢。」那孫豆腐得意了，道：「娘子，我今實對你說罷，福州我再不去的，你休想要我領去。」陰氏大怒起來道：「為甚麼再不去的？」孫豆腐道：「我當初也是逃難，與妻子到那邊，不過去靠個鄉紳人家。那鄉紳叫做趙舜生，我妻子住在裏邊一夜，竟偷了五六兩銀子，就連夜逃回的。其時有個做媒鮑一娘，說去他不知怎麼樣支吾了，所以我今再不敢去的。」陰氏聽了他一片言語，暗暗喫驚道：「原來就是孫仁，那時節他不曾來見我。我家老爺是夜去偷他妻子，想是與他的銀子，所以他不別而行，老爺再不提起。」因暗暗歎口氣道：「原來他姦了孫仁妻子，我如今償他的債，可見男子再不該做這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樣歹事的。檐頭滴水，點點不差。」

因而又心生一計，轉口答他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既如此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我家老爺是姓錢，也與趙老爺相知的。我今既失身與你，縱然歸去，豈不羞殺，叫我如何見人？如今有句從常話，與你商量。」孫仁道：「怎麼商量？」陰氏道：「我是奶奶出身，嫁了你不可做豆腐，須做個財主便好。」孫仁笑道：「說這樣癡話，靠豆腐度日，兩口尚且不周，財主將甚麼來做？我曉得了。自古道：'若要富，靠水磨。'我如今靠他一千年，少不得是個財主。」陰氏道：「你不要著忙，我有道理在此。你剪刀將一把來。」孫仁笑道：「又奇了。」把剪刀遞來道：「要剪刀何用？」祇見陰氏脫自己穿的弓鞋，將高底一拆拆下來，裏邊取出一個小小油紙包兒。包兒裏盤著一串雪白滾圓粗珠子，將來放在臺上道：「我當初逃難時，藏在高底內，以為難中之用。不道今日用著他。你與我將去大戶人家，兌三五十兩銀子來。」

孫仁見了，心上又驚又喜，果然將去一兌，半價兒換了四十兩銀子，孫仁急拿歸。祇見陰氏叫他在典衣鋪中，買了兩個鋪蓋，又買了幾件衣服：「如今你與我喚隻船來。」孫仁道：「喚船怎麼？」陰氏道：「我當初有三千銀子，藏在福州府後，錢家花園裏太湖石側首，再無人曉得的。我如今悄悄尋我乳母的老兒潘老，夜間同去掘了，連夜回來。並潘老夫婦俱載他來，買一所大房子，置幾百畝腴田，再尋一對家人，與潘老看管，收租放債，然後與你做夫妻，快活過日子，這不是財主麼？」一席話，說得孫仁躁脾，不覺跳起來道：「娘子如此，自我再世的娘了。我們如今快去，祇是一路或者還有費用，盤纏或不足，如何？」陰氏道：「我還有些東西在此。」又去左邊腳上，拆下高底，又有些碎金子，一兌又兌了二三十兩銀子。連夜鎖了門下船，望福州進發。話休煩恕，不免曉行夜宿，渡水登山，一程一程，兩人竟到福州地方了。

卻說陰氏望見了福州城，祇見六街三市，依舊人煙湊集，與往時竟差不多。孫仁道：「如今已到了，挽船在城外罷。」陰氏道：「搖到城裏去的是。潘老住在城中間，與錢家園相近，近些好幹事。」孫仁祇得依他進城歇好。陰氏道：「船已歇定，如今我有句實話對你說明，你若依我，彼此有益，若不依我，祇怕你性命也難保！」

那孫仁聽說，老大一驚道：「千辛萬苦到此，指望做個財主快活，怎麼倒說出嚇人的話來？」陰氏道：「我就是趙舜生老爺的奶奶。因當時被總兵官殺入家中，將我擄在營裏，要我為妻。我尋死不得，設計騙他，不曾被他污玷。幸而又搶了十七八歲的女兒，將我撇在寺裏，得遇了你。此時我左思右想，若不順你，你必不肯領我到此，故權失節，因設計賺你來。今若依我，便作速到府西邊，問著趙家，祇說我前日同妻子住在崑山，不道近日遇著奶奶，被總兵拋在寺裏，我問明白了，送到老爺處，以贖前日不別而行的罪。如此老爺必著人來接我，我去亦不說你強姦我一段，祇說總兵官要姦我，抵死不從，棄了我，虧他送我歸來，這是我的恩人。如此趙老爺必感激你，我叫他賞你幾百兩銀子，原不失為財主。你若不依我，我即叫喊起來，說你姦騙，我自然有人認得，報與趙老爺知道，可不是性命難保的事麼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得孫仁毛骨悚然，隨連連叩頭道：「求奶奶寬恕。」陰氏道：「千里長途，虧你送來，難道忘了你的情？這不必慮及。」

於是孫仁忙向府西去，果然一問就著。走到趙家門首，祇見門前依舊熱鬧，聽見裏邊錚鈴鼓鈸之聲。孫仁剛走進門，劈面遇著了前日的趙祥，趙祥道：「你是老孫，前日為何不別而行去了，如今那裏來？」孫仁道：「我特送奶奶在此，須你通報一聲。」趙祥道：「呸！說鬼話，你崑山人，又來撮空了。我家奶奶被兵丁殺死，今日正在此唸經追薦他，那裏說起。」孫仁道：「你不信，到我船裏認一認，就曉得了。」趙祥忙走進去報知趙舜生。

原來當初趙舜生，因太守請去商議守城，被平南將軍並太守捉到營裏去。及投順了，又追留數日，始得放歸。見家中家伙搶散，婦女殺死幾個。因七月間，天氣炎熱，死屍腐爛，不能識從，及走到房中，不見陰氏奶奶的影兒。正在倉皇之際，祇見外邊一個老兒走進來，張頭探腦的望。趙舜生看見，叫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走近前道：「老爺，小的是芳蘭的父親。」舜生道：「芳蘭在那裏？我正要問他，奶奶那裏去了？」老兒道：「那日小的聞城中亂，正往城中來打聽，途中劈面撞見女兒急急的跑。我道：'為甚如此慌張？'他道：'不好了，我同奶奶剛走到前廳，祇見一淘兵丁趕進來，將奶奶一刀砍來，我在後連忙轉身就跑，性命不顧的跑，直跑到此，天幸遇著了你。極妙，我同你到鄉間一躲，再作區處。'因此女兒在小的家裏。兩日聞城中平定了，女兒叫我來打聽老爺安否。」趙舜生聽罷，大哭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奶奶已被殺死，想在這幾個死屍裏邊。」哭定了，便道：「我如今沒有人服侍，你作急領了芳蘭回來。」那老兒竟去領了芳蘭來，與趙舜生一處，權做奶奶的替身。

是日，趙舜生正想念陰氏，在家裏做道場追薦。一聞趙祥通報，忙喚孫仁問其備細。芳蘭還不信道：「我親眼見兵丁殺的，怎麼還在？莫不我眼花看錯麼？」趙舜生即同孫仁，一徑趕到船邊。祇見陰氏坐在船艙裏，望見趙舜生上船，兩人抱頭大哭。同道：「今生不能相見了，誰知原有會的日子。」即喚轎子抬到家中，和尚還在堂中禮懺，陰氏對舜生道：「足見你念我的好情了。」合家俱出望外，齊來叩頭叫喜。

那芳蘭叩過了頭，忙問道：「那日我親見狼勇的兵，把刀砍奶奶。我急了即跑的，如何奶奶得脫了？」陰氏道：「見刀砍來，我一嚇向後跌去，不見了你，不想他砍了庭柱，我得不死。不道被他捉我去，要污我，被我哄他有沙淋病，待好了順你，因此得免。誰知天幸，他又搶一個，將我拋在崑山寺裏，恰好遇著孫仁，我說了趙老爺奶奶，他不忘舊，看顧我。我即拆高底鞋內的珠子兌換了，做了盤纏，叫他喚船領我回來。一路小心服侍，其實虧了他。」那趙舜生聽罷，忙留孫仁到書房裏喫酒飯，自己謝了他道：「我重重送你個禮。」自此趙舜生竟同陰氏進去了。正是：

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卻說孫仁一連住了數日，毫不見動靜。祇見人家送盤盒的，差使女問慰的，家中備酒慶賀，準日鬧個不了。孫仁獨自一個，走出走進，甚覺無聊，心上道：「我等得不耐煩了，今日且去別他，看他怎麼樣？」於是去見趙祥道：「大叔，我要謝老爺奶奶一聲，明日要回去了。」趙祥道：「我與你傳進去。」陰氏得知，也不則聲。

又隔了兩日，忽然叫丫鬟喚孫仁到後廳，祇是在屏風裏邊道：「孫仁，聞你要回去，我想你又無家無室，不如住在這裏，做些生意罷。」孫仁道：「奶奶說得是，祇是無本錢。」陰氏道：「你果肯住在此，我自有處，你且住著，我停當了，復你。」於是陰氏又進去了。

是日晚間，趙舜生赴席回家，陰氏道：「孫仁要回去，你怎麼打發他？」趙舜生道：「我兩日處得一百兩銀子，意欲多與他幾兩，所以尚在此設處。」陰氏道：「他又無家無室，多與他沒相干，不如有空租房與他一所住了。他年紀不多，妻子又死，不如把芳蘭這丫鬟配了他，將百金與他做本錢，如此足以報他好處了。」趙舜生口中唯唯道：「祇怕芳蘭不肯。」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誰知芳蘭想道：「家主婆殺死，可為專房之寵，誰知又復歸來，依舊做了丫鬟。」心中甚是不樂。一聞了這句，肚裏道：「一夫一婢到好。」自古道：

寧為雞之口，毋為牛之後。

合偷一條牛，不如獨偷狗。

因此陰氏問他，他就道：「任憑奶奶做主。」那陰氏安排停當，即喚孫仁說明了。即擇個吉日，又將百金妝奩贈了芳蘭，叫孫仁收拾了利房。舜生分外又贈了百金，竟與芳蘭為妻。

孫仁是日得了芳蘭，那夜兩個顛鸞倒鳳了一回，芳蘭道：「我如今問你：怎麼當初來靠老爺，明日就走了。」孫仁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逃難無盤纏回去，祇得投靠人家。不道我們妻子，在裏邊取了五六兩銀子，有了盤纏，連夜走了。」芳蘭笑道：「你可曉得，其中四兩銀子，是偷我的。」孫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二兩又偷誰的？」芳蘭道：「不好說得。是夜老爺去偷他，他不肯，喊起來，被我掩住，老爺強姦了他。他垂淚，所以老爺與他的。」孫仁道：「可知他明日說，我再不去靠人家，急急要回去。去時得了個怔忡心痛病，不上一月死了，原來是你害他的。」

芳蘭帶笑打他一下道：「如今我身子賠你，難道還不好。」孫仁笑道：「論起賠來，已有人先賠過了。」芳蘭道：「不要亂話，奶奶是古怪的，肯與你胡亂做事！」孫仁道：「不敢欺。」遂將觀音寺前的事，一一說個備細。芳蘭歎口氣道：「如此，老爺大折便宜了。」正是：

官人喜做偷情事，賠個丫鬟又折妻。

卻說孫仁一時說了，忙吩咐芳蘭道：「你再不可在人前提起。」芳蘭道：「這個曉得。既如此，我們住在此不安，日後老爺倘有些知覺，你就不便了。不如趁此時別了他，竟到崑山住，彼此得宜，且奶奶必然樂從的。」

於是孫仁走到趙家道：「一來謝聲，二來稟過老爺、奶奶，原要回鄉去。」

祇見趙舜生不在家，陰氏叫趙祥出來傳話道：「奶奶說：'正該如此。'叫芳蘭姐進來，還有句話吩咐。」於是芳蘭進去，陰氏另將二十兩銀子，私贈他道：「你去好好做人家，不必牽記我。凡事口要謹些，切記，切記。」芳蘭意會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拜別了。兩人下船竟到崑山，將二三百金運用起來，後來果然做了財主。

大凡大人家，家主與家人媳婦有染，不為大過。不值竟有此小失節奉報，所以先生說：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」實為千古格言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